

## 聚龙湖

六  
供  
上  
长

## 清明时节忆双亲

□戴为秀

## 缅怀岳父 踏歌前行

□吴正武

岁岁清明,今又清明。

这一天天气晴朗,庄严肃穆,我率全家三代五口人又去祭扫五条岭烈士陵园。这是我岳父李子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,他有两千多名战友长眠在这里,至今仍有八百多名烈士连姓名都不为人知。1947年冬,他老人家所在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、第十二纵队及盐阜独立旅两万余人,在盐城南伍佑、便仓一带,与从徐州南窜的国民党军队打响盐南阻击战。岳父生前告诉我,那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,双方皆是主力,兵力相当,战况胶着,激战四天四夜,歼敌四千余人,我军亦牺牲两千多名指战员。待敌军从南京调集汽艇援军抵达,我军主动撤出战斗。当年战况目不忍睹,河中浮尸如草,河水尽染赤红;岸边遗体层层叠叠。江山,是无数战士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。那时只凭着分辨,灰衣是我方战友,黄衣是敌军尸首。撤退命令下达后,战士们不肯离开壕沟,一心要为牺牲战友报仇,皆以为此战失利。华东野战军首长亲自做思想工作:君子报仇,十年不晚,我军是主动撤离,且重创敌军有生力量,实则打成平手。

我岳父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是当地最早入党的革命同志之一。党组织建立基层政权后,他就任第一任乡长。彼时他身负两大重任:一是动员青年参军,充实部队兵员;二是支援前线,组织百姓抬送伤员、缴纳公粮、缝制军鞋。参军动员难度极大,他以身作则,年已三十九岁,依旧抛家舍亲、身披戎装、扛起钢枪,从此南征北战,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。

1946年,国民党反动派

撕毁《双十协定》,大举进犯解放区。岳父随大军北撤山东,接连鏖战恶仗;继而转战淮海、渡江作战、解放上海,一路剑影烽烟,鼓角铿锵,直抵福建前线。攻打济南时,他小腿中弹负伤,养伤一月有余便重返战场;解放上海时,大腿再遭枪弹,痊愈后依旧驰骋疆场。他常说,当年连排干部一批批倒下,自己万幸未中要害,只留一身使命,继续奋勇杀敌。

他还常提起益林战役,战况极为凶险。战前,华野二纵四师师长殷绍礼亲临前沿勘察地形,不幸遭敌军流弹牺牲。噩耗传来,全军将士悲愤填膺,立誓要为英烈报仇。益林外围攻防拉锯、阵地屡得屡失,最终转入街巷血战,此战我军伤亡亦重,我方营长亦壮烈牺牲。

抗美援朝战争爆发,部队再度北上驻守山东,随时待命入朝参战。板门店停战协定签署后,岳父卸甲归乡,告别沙场,转业地方工作,再立新功。

老人家离世已有二十余载,家乡早已沧海桑田。他曾两度任职乡长的獐沟乡,如今已与正红、陈铸合并为正红镇。这座古镇,已然是镶嵌在盐阜大地、射阳河畔的璀璨明珠。当年此地便广种杞柳,岳父与乡邻皆精通柳编手艺。如今特色产业蒸蒸日上,当地政府立足资源优势、深耕杞柳产业,以打造草柳编织特色小镇为目标,规划建设柳编长廊、柳文化主题公园,倾力开发柳编风情街。

老人家的后代子孙,个个勤勉奋进,在各行各业建功立业、不负先辈荣光;红色基因薪火相传,铁军精神永续不息,后辈铭记革命遗志,心怀赤诚,踏歌前行。

清明将至,窗外细雨如丝,密密织成一张无边的网,仿佛从天空垂落下万千缕思念。在这绵绵的雨声里,父亲伏案工作的背影,那盏总亮到深夜的灯;母亲守着灶台、手拿针线的模样,那点燃了满屋温馨、缝补着我们七个兄弟姐妹童年的烟火气,都仿佛穿过时光,再次浮现于眼前。

父亲离开我们,已四十九年;母亲离去,亦十一年了。可他们的音容笑貌,依旧清晰如昨,仿佛一转身,还在身边。

父亲走于一九七八年九月,年仅五十三岁。他从射阳的乡土出发,足迹遍及滨海、盐城,远赴云南。无论身在何方,他身上那股从泥土里长出的质朴,那股为百姓破案不眠不休的倔强,从未改变。

父亲一九二五年生于千秋镇新中村,幼年丧父,由祖母艰难拉扯大,一年里有半年需以糠菜充饥。一九四二年,十七岁的他毅然投身抗日烽火;一九四五年,他光荣入党,自此将一生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党,献给了公安事业。

父亲不仅是破案的专家,更是一身正气、铁面无私。他侍母至孝,祖母之言无不遵从。唯独在“人情”与“原则”之间,他从未有过半分退让。即便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,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,他牵挂的,依然是未破的案件。刑侦人员前来探望,他紧紧拉住他们的手,急切追问:“案子怎么样了?有没有新线索?”见众人面露不忍,他便着急:“我还有口气,说说怕什么!”在有限的、被疼痛分割的时光里,他仍坚持指导破获了一桩又一桩案件。

母亲与父亲不同。她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只是默默跟随父亲走南闯北:从滨海到盐城,从盐城到云南,再从云南回到射阳。一九五二年,母亲便是滨海县棉麻厂的职工,后随父亲工作调动几经辗转,从未间断工作。一九六六年,为响应国家号召,母亲毅然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回乡落户,从此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家庭之中。她用自己九十三岁的人生,将“相夫教子”四个字做到了极致。十口之家的重担,几乎全压在她一人肩上。至今无法想象,那些年她是如何熬过来的,记忆里只有母亲永远在缝补、永远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。

她侍奉祖母,至孝至诚。祖

母带着我们几个年长的孩子生活,母亲每月准时叮嘱父亲寄去三十元生活费,自己则节衣缩食。祖母晚年卧病在床一年多,大小便失禁,母亲衣不解带,悉心侍奉,毫无怨言。祖母逢人便夸:“我这儿媳,比亲闺女还亲。”对待邻里,她宽厚仁慈,谁家孩子无人照看,她便接过来;谁家一时断炊,她便匀出一碗米。她从不讲什么大道理,只是用最实在的行动,默默温暖着身边的人。

母亲一生,似乎与“抱怨”二字无缘。不抱怨生活的清苦,不抱怨奔波的劳累,不抱怨时代的颠沛流离,也不抱怨为支持父亲、撑起家庭而放弃的工作与保障。父亲走时,她才五十四岁。此后三十八年,她独自守着这个家,帮我们带大晚辈,操持家务,常常一个上午辗转几个儿女家中,烧饭、打扫,不知疲倦。

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两点四十六分,母亲安详离世,享年九十三岁。我们总想,父亲在天堂等了她三十八年,如今,他们终于团圆相守。

窗外的雨,依旧淅淅沥沥。小时候,父亲每次回家,总会挨个摸摸我们的头,问一句:“听话没?”那时懵懂,直至成年后才真正明白,他一生最看重的,便是这“听话”二字——听党的话,听人民的话,听良知的話。

而母亲,总站在门口默默目送:目送父亲披着晨露、踏着星光去办案,目送我们背着书包上学、身着军装远行、奔赴各自的人生岗位。她的目光,宛如一根无形却无比坚韧的丝线,无论我们飞得多高、走得有多远,灵魂深处,始终被那温暖的目光牢牢牵系。

父亲用他侦破的无数大案要案,为我们镌刻下“忠诚、干净、担当”的人生信条,这六个字,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品读、去践行。母亲则以她全部的温柔与坚韧,默默扛起了整个家的天空,用最无声的奉献,托举父亲毕生的事业,筑牢我们儿女一生安稳幸福的底色。

梨花风起,又至清明,窗外雨声潺潺。愿天堂再无悬案,父亲不必再为案情夙夜操劳;愿天堂温暖安宁,父亲可以好好陪着母亲,歇一歇那奔波劳碌了一辈子的脚步。

请二老放心,我们都好。

只是,真的很想你们。

